

梅女九

姚
璿
著
二上

Yao Ying

三生三世
梅花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目 录

第一卷 尘缘芳菲尽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恩客	复苏	残红	守护	杀机	醉怨	羞辱	调戏	重逢	赴宴	托付	暗许	恩情
077	073	069	063	057	050	042	034	027	020	013	007	002

第二卷 枕上三更蝶

第二十五章	烟湮灭	183
第二十四章	风云变	158
第二十三章	山雨来	152
第二十二章	暗潮涌	143
第二十一章	长相思	136
第二十章	坠红尘	129
第十九章	梅花烙	121
第十八章	狐之尾	114
第十七章	蝶恋花	106
第十六章	绕指柔	098
第十五章	初进府	089
第十四章	梅花妖	082

第三卷 无边风月误

第二十六章	雨打梨花	198
第二十七章	风月无边	201
第二十八章	姹紫嫣红	207
第二十九章	瘦了相思	216
第三十章	醉里贪欢	225
第三十一章	媚眼如丝	234
第三十二章	恣意轻狂	243
第三十三章	玉帛俱裂	248
第三十四章	百转千回	254
第三十五章	浮生幻梦	259
第三十六章	似水流年	269
第三十七章	亦真亦幻	278
第三十八章	当时明月	288
第三十九章	暗改朱颜	297
第四十章	雷霆风暴	306

第一卷

尘缘芳菲尽

思 情

第 一 章

南方的冬末春初，总是交替得很快。

冬天还未真正褪去寒衣，春天就急不可耐地落下雨来。

推开木格窗，通往梅园蜿蜒着的青石路，在蒙蒙细雨的涤荡下清冷而寂寥。

园子里是一片残垣断壁，有着大火肆虐过的痕迹。

而幸存下来的梅花，就在无尽的寒寂中傲放。

丝丝细雨，润物无声地飘落在洁白素雅的花朵上，粉嫩的花瓣娇弱地承接着雨水，渐渐汇聚溢满，盈盈欲坠，像美人噙着珍珠般的泪滴，晶莹剔透。

盛开的梅花美得动人心魄，但她并不为此喜形于色。因为，鲜花通常不属于赏花的人，而属于牛粪。

她慵懒地坐下，斜倚在铺了紫貂皮的美人榻上，一袭宽松的白袍，一头乌黑的长发倾泻在肩头，一直拖曳到榻下。

她叫梅廿九，过了冬天便十七岁了。

是这座破败梅园的主人。

其实不久前的园子还是很漂亮的，经常有文人雅客出没，还有着清脆的欢歌笑语和动人缥缈的身影，而如今只剩下一片萧瑟。

梅园曾经有个好听的名字：欢喜阁。

它是远近闻名首屈一指的青楼，一场大火让它一蹶不振。

三个月前她是这里的红牌，但现在却是这里的老鸨，正为欢喜阁的复兴而努力着。

缕缕檀香烟从三足银鼎熏炉里逸出，在屋里氤氲弥漫，让放松下来的她昏昏欲睡。

侍女琉璃嗫声近前，问道：“九姑娘，累了吧？今晚将军府的宴席还去吗？”

她转过疲惫的脸，苦笑一下，道：“能不去吗？”

今晚不仅有许多权贵到场，而且白将军还请了许多青楼的红牌前去助兴，这是一个展示青楼形象的绝佳机会，她相信很多人都如她一样对这次宴席虎视眈眈，她还指着这次露脸来挽回点欢喜阁的客源与人脉呢。

再不重振旗鼓，欢喜阁的姐妹们就快熬不住了。

所以，一定要去。天上下刀子也要去。

她举起琉璃递过来的飞天凤鸟纹镜，镜子中现出一张吹弹可破、白玉般无瑕的脸，如星的美目顾盼生辉，润泽的樱唇不点则红，只是镜中的人黛眉轻蹙，近乎透明的脸上总带着倦怠与忧郁的神情，苍白得与身上的衣物浑然一体，没有半点血色。

镜中人，美则美矣，却总带有一种饱经沧桑的落寞与憔悴。

她颓然地放下镜子，轻轻叹了口气。

一阵冷风吹进，琉璃走上前将窗户关好，说：“梅花开得很好，九姑娘，待我去折它一大枝插在瓶里留作观赏，可好？”

她轻摇螭首制止了琉璃，淡然道：“让它好好开着吧，本就时日无多，何必加速它的凋落呢？”

花开正好，无故为何要去招惹？难道只为了贪图它的美，就可以无视它的生死吗？

若是如此，真去折了，只怕手中留的不会是余香。

但是，她又为何如此愤慨呢？它开它的，她活她的，已无相干。

尽管她曾是那个掌控梅花盛开和凋谢的主儿。

和琉璃边说着话，她边闭上眼假寐，几日来流连于声色的应酬奔波，让她有点倦怠。

尽管意志昏沉，她纤细如青葱的手指却紧握着一块绸帕，上面绣

着一朵昙花。这块帕子是早逝的母亲留给她的唯一信物，她随身带着已经很多年。

她母亲是属昙花的。而她属梅。

不必对此奇怪，因为她们都不是人。

这就如人类有属相一说，她们的属相，就相当于人的属相里属牛属蛇之类。

她们是花妖。

不过，一只早已经灰飞烟灭，另一只则丧失了法力，成了一个软弱的女人，甚至比普通的凡人还无抵抗力。

母亲犹如昙花般美丽。可每当她回想起昙花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她爱它的哀婉动人，也恨它的懦弱自私；她爱它的凄艳悲壮，也恨它的固执偏狭。而这两者偏偏是如影随形、相生相伴的，正如盛开与凋谢是花之魂，追求完美与脆弱不堪也是她们花妖族的精神特质一样。

肩上的梅花印记隐隐作痛，像有团火在灼烧，虽然已经完全是普通人了，但还是会有花妖的痕迹，譬如这个梅形印记在梅花开的季节便会发红，如针扎般刺痛，直痛到心尖上，似在提醒着她原是个不羁的梅花妖，让她辗转反侧，彻夜不得眠。

她也想做回花妖，但她已不能了。

在她九岁的时候就被母亲封住了法力，本来在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恢复的机会，却被人为地破坏了，因此她永远不可能再做回花妖了。

外面的雨还在下着，没有任何停歇的意思。琉璃见她实在是倦极，便道：“九姑娘你先歇着吧，等会儿我再帮你梳妆。”

她应了，便昏昏睡去。

睡梦中仿佛又置身于那片梅花林海中，她张开双臂在漫天花雨中盘旋，梅林中回荡着她银铃般的笑声，她弱小轻盈的身体在腾空飞跃，似乎是林中穿梭的精灵。

这似乎是她小时候的场景。

那时的她是只小花妖，就是传说中花的精灵。

世上每种花中都有花妖存在，每只花妖只有两百岁左右的寿命，只比人类稍长了点，当然修道成仙者除外。可修仙路漫漫，几万年也不会出现一两个修成正果的，希望实在太渺茫。

于是大多数花妖都退而求其次，大都安心认命地享受着闻香而醉、随花开落的日子。

但也不是每只花妖都能随意掌控所属花种的盛开与凋谢，只有具有特殊秉质的花妖才可以。

不知如何就具有了特殊秉质，她竟然做到了，虽然控制花开的动作与速度还显得稚嫩与生涩。

不会忘记当用小手指对着梅花念了声咒语，那株红梅居然缓缓绽放时她的惊讶与喜悦。她朝着母亲露出了一个灿烂而得意的微笑。

母亲老是望着她小小年纪就显露出的不俗容颜而忧心忡忡，虽然梅廿九就像是她缩小的翻版。她总感到梅廿九的身边围绕着很重的戾气，因此三令五申，没有她的陪同梅廿九独自一人不得在花丛中流连。

但生性淘气的梅廿九偏喜欢在梅花林中一展她不羁的天性，每次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便会到梅林里与梅花雨共舞，学习掌握花开花落的调控技巧。

那天的午后，年幼的梅廿九独自穿梭在梅林中，与飘落着的梅花轻盈共舞。

正自在快乐地飞舞着，没料想从草地上突然蹿起一只隐匿着的长形庞然大物，张开血盆大口，向梅廿九猛扑过来！

待梅廿九回过头来，那只怪物的嘴离她只有一步之遥了，她甚至已经闻到它大嘴里令人晕眩的膻腥臭味。

怪物眼睛里闪着贪婪而猥亵的眼光，它摆动着身体，粗大的尾巴兴奋地圈卷着，想要紧紧缠绕上梅廿九纤细的身子。

梅廿九惊呼一声，身子立刻向前飞跃而出，险险躲过怪物的袭击，但怪物依然穷追不舍。她转身，长袖一甩，兜住漫天的花瓣，向怪物直抛过去，柔软的花瓣瞬间变成尖利的花针迎面向怪物射去。

怪物躲闪不及，铜铃大的眼睛被几枚花针扎中，它疼痛得咆哮一声，蹿起半天高，粗大的尾巴狂怒地将一棵梅树拦腰折断，接着向梅廿九猛扑过来！大有得不到她便将她吃下去的架势。

梅廿九围绕着梅树与怪物周旋，但渐渐地，气喘吁吁、疲于奔命的她已体力透支，她粗浅的法术根本抵挡不了这庞然大物凌厉的攻势。

梅廿九开始后悔没有听从母亲的告诫，她一边奔逃一边张开颤抖的唇，惊惧地喊道：“娘，娘……救命，救命……”整个梅林都回荡着她慌乱的呼救声。

但这个梅林本就人迹罕至，而梅廿九和母亲栖身的山洞又离这儿甚远，就算母亲闻声赶到，只怕她早已经葬身于这个怪物的腹中了。

终于，梅廿九的身形开始迟缓下来，脚下突然一绊，她扑倒在一棵梅树下，想爬起来却发觉脚踝处疼痛钻心，再也无力起身。

梅廿九惊惶地往后缩着身子，那只怪物见状，红色的眼睛里闪着狰狞的光，蹿扑上来，张开大口便朝着她的脖颈狠狠咬了下去……

梅廿九全身战栗地闭上了眼睛，绝望地等待着那阵剧痛袭来……正在此时，突听见“嘚嘚”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在静谧的梅林中回荡，然后“嗖”的一声，是箭离了弦破空的声音。

那只怪物突然身形暴胀，直立起老高，接着痛苦地叫吼着软软跌落在地上，抽搐了一阵便不动了。原来怪物竟是一条巨蟒！而它的七寸，不偏不倚，正深深插着一支银箭！

梅廿九惊魂未定，小手揪着胸襟怯怯地抬起头来，看到就在离她不远，林中迷雾散尽处，有一双清冷深邃的眼眸正盯着她。

那双眼睛的主人是个剑眉朗目、丰神俊逸，全身散发着冷冷寒意的少年。

他的年纪不大，只有十四五岁，一袭蓝底织金锦袍，足蹬长靴，更显英姿飒爽。

他左手持着弓，右手拉着缰绳，骑在一匹配着银鞍锦辔的高头骏马上，居高临下地望着梅廿九，眼里有思量、揣测，还有一闪而过的惊艳与迷惑。

暗 许

第二章

他眯眼望着她，长眉微蹙。

他转头望着地上蜿蜒盘旋成一团的巨蟒，再看看树下她隐约晃动的暗影，仿佛是在考虑要不要下马，毕竟这片神秘梅林充满了诡异与肃杀。

打量了她一会儿，他终究还是一按马鞍，敏捷地跃下了马，将弓插入马背旁的弓箭袋，然后向她走过来，他的身形挺拔飘逸，步伐坚定有力。

但就在他靠近巨蟒的那一瞬间，那条巨蟒突然垂死挣扎，猛然间从地上翻腾而起，恶狠狠地向少年扑去，狰狞地想吞噬掉眼前的少年。

梅廿九只来得及惊叫一声，便眼睁睁看着少年处于异常危险的境地。她惊恐地闭上了眼睛，不敢再看。

但是，那少年面上不带一丝感情的眉宇间，却有着与他年纪不相符的沉着稳定。

他从容不迫地正对着体积比他庞大出几倍的巨蟒，随着金钩铁戈离鞘的声音，他已猛地拔出腰中长剑，挺拔的身体腾空而起，他举剑用力在空中一挥，随即收回，动作一气呵成，干脆利落。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寒光一闪，鲜血四溅，那条巨蟒已经身首异处，再也不能动了。

滴滴蟒血如落花般在空中洒落，梅林中顿时弥漫开一股血腥之气。本就闻不得半点血腥味的梅廿九，眼见身边的梅树干上溅满了蟒血，膻臭刺鼻，便用手掩住自己的嘴，欲呕又止。

稳稳落在地上的少年气都不曾喘一下，只是冷冷看着地上已死的巨蟒，徐徐地从怀里掏出一块白色的锦帕将剑身擦干净，然后握住剑鞘，只听得“叮铃”一声，带着肃杀之气的长剑已归鞘。

他转过身来，在离她不远处站住，看了她一会儿，才道：“你，没事吧？”

他的眼神摄人心魄，让她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她低着头没有回答。

他是个凡人，她看出来了，但他又不似普通的凡人，虽然他年纪尚轻，但那仿佛刀雕般轮廓分明的完美五官、清冷华贵的气质中却隐隐透着王者的霸气。

见她不应他，他上前两步，近距离仔细端详着她，她知道他可能在猜疑这荒郊野岭，她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她究竟是不是人，抑或就是传说中的妖怪？

感觉到他锐利的眼神，她连忙往后缩了缩身子，用袖子想稍微盖住自己的脸，因为她的脸是半透明的。她转动着身体，想要逃离他远一点，却被脚上的疼痛牵引着呼了声痛。

他高高站着看看她，而后蹲下身来，不顾她的抗拒，伸出有力的手掌，一把捉住她的脚，仔细检查着她的脚踝，用手在她的脚踝处轻轻一捏，她痛呼出声，他皱着眉头，说：“你崴到脚了？”

她点点头，这才想起要谢谢他的救命之恩，她感激地看着他，说：“谢谢哥哥的救命之恩。”

他闻言看了看她，说：“不用谢我，正好路过赶上罢了。”俊秀的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

他沉吟片刻，问道：“小丫头，你怎么会孤身一人在此地？”

她一时语塞，嗫嚅着说：“我，我和母亲来采蘑菇，走，走散了……”

他紧盯着她的眼，似要看穿她的内心，末了还是点点头，说：“原来是这样。”

他又观察她的脚，天寒地冻，她没有穿鞋袜，光着一双脚。她们花妖是不怕冷的。

他低声叹道：“你家买不起鞋袜吗？”

她光裸的小脚丫在他温暖的手掌里如同一块透明的白玉，她肤色是半透明的，他看着她，清澈的眼里有疑惑，还有点淡淡的怜惜。她不知如何去回答他，毕竟他是她见过的第一个人类的男人。

她只有怯怯点了点头。

他探手入怀，掏出了一串明珠，他从珠串里摘下一颗最大的珠子，递给她说：“这个珠子你拿着，拿去换些银两添置些御寒的衣物吧。”说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出来得匆忙，没有带金银，只有给我母亲的却忘了交给她的一串珠子。”

梅廿九急忙摆摆手，说：“不，不，哥哥救我已经让阿九感激不尽，怎能还要您的东西？”看得出来这颗夜明珠价值不菲。

“阿九？你叫阿九？”少年抬起眼睛。

“是的，我叫梅廿九，母亲说我是腊月二十九生的，正是梅花开得好的时候，所以就让我叫了这个名字。”她说。

“哦……”少年没有说话，只是将明珠强塞入她的小手里，脸上有不容推托的威严，然后他又握住她的脚看着。

他突然问她：“现在林子里有蘑菇吗？蘑菇做什么汤好喝？”

“嗯？”她没有反应过来，他怎么突然会问她这些不相干的问题，不过还是认真思索着他的话。却听得“啪嗒”一声，她觉得脚踝一阵刺骨的疼痛，忍不住痛叫一声。

他却松了口气道：“好了，你脱臼的关节已经复位了。”原来他问话梅廿九是要引开她的注意力，免得帮她将关节复位时她会感到钻心的疼痛。

梅廿九动了动脚踝，果然一点也不痛了。

她感激地看着他，而他看着梅廿九，英俊的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笑意。

原来他也会笑的，笑起来这么好看，犹如春寒过后解冻了的雪原，反射出耀眼和煦的光芒，晃得令人睁不开眼。梅廿九看着他那张神采飞扬的俊脸有点呆了。

半晌，一瓣梅花飘到她脸上，她才回过神儿来，却看见他脸上的促狭。

他笑道：“你这个小丫头，我脸上有灰吗？”

梅廿九羞红了脸，虽然她还是个小小花妖，却也懂得这么紧盯着一个男人是不符合人类的礼数规定的。

他看梅廿九害羞便不再捉弄她，抬头看了看天色，夕阳快落山了，整个梅林开始暗下来，瑟瑟的寒风开始猛烈起来。

他说：“你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吧？”

“不，不用了。”梅廿九急忙答道。

“为什么？”他开玩笑地说道，“难道你是妖怪，住在山洞里怕我看见吗？”

梅廿九不知所措，支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有点紧张，怕他发现她是和他不一样的非人类，怕他知道她是花妖而被吓跑。不知为什么，她不希望他被她吓走。

所以梅廿九极力想装得自然一些，但越是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就越是紧张。

一慌乱，梅廿九不自觉地便在心里背起了散花口诀，平日里她一紧张总是有背诵口诀的习惯，于是一时间，梅林中梅花纷纷飘落，洋洋洒洒，形成了花瓣雨。

他站在花瓣雨中，纳闷地说：“怎么，下雨了？怎会有这么多的梅花？”

他回头看梅廿九，看着她在暮色中越发透明的脸，飘飘欲飞的衣裙，他的眼里有惊疑，道：“你，真是妖怪？”

梅廿九没有说话，咬着下唇，等待着他落荒而逃。

但他并没有走，反而看着漫天的梅花雨说：“若你真是妖怪，我今天倒是奇遇了。”

他转过头来，俊脸上有促狭的笑：“据说男人救了妖，妖都会以身相许的，是这样吗？”

梅廿九的脸上直发烧，不敢看他。

他却朗声大笑，他们在花瓣雨中互相对望。

梅廿九觉察到他的眼神在她脸上逡巡，她羞怯地低下头。

花瓣雨不断飘落在他们的发丝、肩头上……地上如铺了厚厚一层花毯。

他长身玉立，在暮色中犹如一尊天神。

他清冷却热烈的目光就这样照进了梅廿九从来没被人窥探过的妖的内心。

他半晌都未说话，末了却吹了声口哨，那匹骏马从梅林深处出现，顺从地跑到他身边。

他看了她一眼，拉住马缰，一踩马镫，翻身落鞍，笑着便要扬鞭离去。

“哥哥……”梅廿九下意识地叫住他。

他勒绳顿住，在马上看着她，俊脸上是邪佞的神情，他微微挑高眉头说：“怎么，你也要以身相许吗？”

梅廿九涨红了脸想说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他收敛起笑意，深深俯视着她说：“果然是不一般的绝色，年纪虽小却有着颠倒众生的蛊惑力。但是……”他一拉马的辔头，掉转了方向，说：“你还太小，不适合以身相许这个举动。”

“不，不是……哥哥，阿，阿九想问问哥哥的姓名……”梅廿九急忙喊道。

“以身相许”对于她来说可能还不太理解，但她知道记下恩人的名字是最要紧的，容她日后有机会去报恩，这是她们妖精的规矩。

他犹豫片刻却不语，骑马便去。梅廿九一阵失落，悄然握紧了手中的夜明珠。

他在梅林尽头立住了。

他回过头来，远远望住她，微薄的嘴唇扬起，弯出优美的弧度，他说：“让你知道也好，我叫洛宸天。记住，以后若是让我再见到你，你就是我的。”

说完，他策马绝尘而去。

洛宸天！这三个字如滚烫的火烧过梅廿九的心间，她从睡梦中猛地惊醒，她坐起来，手抚着胸口，微微喘着气。

还未从梦中满目的梅花雨中回神，熟悉的华丽暖阁却已提示着她现在正身处于青楼中。

从十四岁到了欢喜阁开始，她注定就是个靠卖笑为生的凡人女子，早已不是梦中羞怯清纯的花妖了。梦中的他，仍是多年前的英俊模样。少年时的他便是冷冽不羁，多年后更是邪佞霸气。

一直以来，梅廿九都忘了他还有那么温柔和醇厚的一面，在她的记忆中，冷酷无情的他带给她的都是无尽的折磨与痛苦。

不是说要忘了他，将前尘往事忘得干干净净的吗？

犹如那一场大火般，将所有的恩恩怨怨都一把火烧去吗？

却怎生又做这些梦？！怎生还会想起他？！

窗外骤雨已停歇，零落梅花已残。

梅廿九无力地靠在床榻上，用纤手掩住眼睑，不想睁开眼。

如果人生是一场梦，她只愿长睡不愿醒。